

襲藏惟謹，護帙有道——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的護書舉措

Treasure Them Always! The Book Protection Activities
by Book Collectors of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Ming Dynasty

陳冠至*

Kuan-Chih Chen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陳柏溢

Bo-Yi Chen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中國古代的藏書事業往往隳壞於各種災厄，要言之，不外乎水、火、蟲、霉、盜等因素，因此，圖書保護歷來便成為藏書活動的中心環節，也是古代藏書史研究的亮點。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輩出，且普遍意識到圖書保護的必要性，以至於在藏書生活中為了保護心愛的典籍，不但總結前人的經驗，甚至進一步地發展出許多有效的護書方法，涵蓋了裝幀修補、書樓的皮架排列、使用管理、防火、防水、防蟲、防霉以及防盜等諸多護書技

*通訊作者：陳冠至 080677@mail.fju.edu.tw

投稿日期：2023年2月1日；接受日期：2023年5月26日

巧，非常值得後世的關注與學習。對此，本文乃聚焦於藏書活動大放異彩的明代南京、江南六府等地區，針對藏書樓的構築與安全考量、書籍的妥善度藏和使用管理，以及圖書的日常保護與修補等各種面向，嘗試將藏書家們利用的種種巧思，作一通盤的總結與探論。

The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in ancient China usually were damaged by various disasters such as flooding, fire, insects, mildew, and theft. The protection of books consequently became the core of collecting books and has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e study of book collecting in ancient China as well. The protection of books consequently became the core in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the spotlight in the study in the book collections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as well. Book collectors in six prefecture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provinces emerged in success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commonly advocated the necessity to protect books. To protect beloved books, they not only summarized their book-collecting practices but also developed many useful methods of protecting books, including book binding and repair, the arrangement of bookshelves, use management, fire prevention, waterproofing, insect resistance, mildew resistance, and theft prevention. Those methods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learn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For those reason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ix prefecture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provinc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 area and era that marked a brilliant achievement in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view of the frameworks and safety protocols of libraries, the proper collection and use of literature, and the ordinary protection and mending of books, et al.,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kills and considerations of past book collectors and come up a comprehensive conclusion.

【關鍵詞 Keywords】

藏書；圖書保護；江南六府；明代；南京

Book Collection; Book Protection;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Ming Dynasty; Nanjing

壹、前言

自古以來，圖書保護便是藏書管理的重要環節之一。綜觀歷朝史冊，圖書除了會受到政治、盜兵、蓄意或疏忽等人為因素的破壞以外，還會因為水、火、蟲、霉等天災而損毀。儘管歷代的藏書家們皆小心謹慎，但這些災害依然無情地吞噬了大量的古籍（周少川，1998）。誠如身處明清鼎革之際，目睹遍地烽煙、鐵騎蹂躪的常熟縣藏書家錢謙益（1582-1664）所云：「兵火焚掠，彌互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者，又不知其幾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漸滅。今日之流傳委巷，冊免園者，覆醬甑者，安知異日不以為酉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錢謙益，2003，頁996）。所以，中國古代藏書家對於圖書的典藏與保護工作，成為古籍得以流傳和利用的重要前提。藏書家憚於種種天然與人為災害對藏書帶來的浩劫，因而在圖書保護的實務上，不得不更加注重於防火、防潮、防蟲、防盜等措施的考究（王蕾，2013）。

因為中國古代藏書不易，舉凡水火災害、蟲蝕鼠嚙、戰火離亂等因素，都會使珍貴的藏書受到不同程度的毀損。因此，在藏書家們視書如命的愛書、護書情境下，只要是能力所及，莫不想方設法地為畢生鍾愛的藏書締造一個理想的典藏與使用環境，盡可能減少所有傷害書籍的不確定因素，並做好日常的維護修補。具體而言，古代藏書家保護書籍的途徑，大致包含了藏書處所的營建、日常的管理與維護、外觀的裝幀保護與內容的修正補綴等三大面向（熊靜，2019）。

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的藏書家正是如此，¹他們不但總結前人關於圖書災害的觀念，甚至憑藉自身從事藏書活動而積累在所見所聞或實務經驗，對於可能會讓圖書造成損害的種種因素，具備更加深入的體認。例如嘉善縣藏書家陳山毓（1584-1621）認為藏書之所以會受到損害，追根究柢，就是因為藏而不讀。他指出：「槩而論之，有物蠹，有人蠹。物之蠹，沍腐也，蟲蝕也；人之蠹不一，大都弊由不讀生，則雖沍腐、蟲蝕，不得為物蠹；蠹，獨人焉」（陳山毓，2000，頁9下）。而江寧縣藏書家顧起元（1565-1628）對於圖書災厄的見解，則更顯洞鑑古今，他說：

昔人言藏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為不肖子鬻賣八也。

1 本文所列舉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的具體藏書事蹟，請參見：《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陳冠至，2002，頁5-71）；《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陳冠至，2006，頁17-84），以及《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陳冠至，2014，頁55-80）。

周吉甫（周暉，1546-?）言：「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聲，乳媪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當為藏書九厄。」乃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為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冊者；有藏書不度篋筭，狼籍大米桶中，或為人踐踏者。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為庸夫作枕頭，為村店糊壁格，為市肆覆醬甌，為婢姬夾鞋樣，比於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收藏不解護持，秘本悵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書之眾厄，又有未易枚舉者也。（顧起元，1997，頁253）

至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對於書籍的護惜之心則隨處可見，有時甚至還感染到家人。例如吳縣藏書家黃省曾（1496-1546）遭遇鄰居火災，火勢很快就蔓延到他家，他在慌亂之中不知所措，乃「謂俞氏（黃省曾妻）曰：『曷先徙？』俞氏曰：『典籍哉！乃君子之所以垂休揚名者。』於是舉家爭移書隙地，而後及衣笥。災雖寢，人服厥識」（黃省曾，1522-1566，頁12-13）。這種舉家護書更甚於財貨的高雅心態確實十分難得，尤其是對於一位生活在封建傳統下的女子而言，能夠具備如此見識，更顯可貴，足見當時「藏書家風」對於家庭成員的感召力量。而這類文化觀念與愛書崇尚也在明代的江南社會裡頭不斷獲得渲染與開展，絕大多數藏書家對於圖書珍若拱璧，寶愛有加，紛紛探究典藏祕方與護書之法，將江南藏書風氣推向極盛。

關於中國古代圖書保護的專門研究，當今學界表現十分亮眼，已經積累了相當豐碩的成果。首先，綜論中國古代圖書的保護舉措，主要有：張樹華（1991）〈中國古代藏書的管理制度和管方法〉，通論歷代朝廷的藏書管理機制，以及保護圖書的各種作法。李致忠（1995）〈中國古代的圖書保護〉，解析中國古代藏書關於圖書的材料整治、藏閱保管、維修保護等措施與方法。程千帆與徐有富（1998）《校讎廣義·典藏編》，分論中國古代圖書的典藏學、圖書收集、書籍亡佚、圖書保管、圖書流通等命題。周少川（1998）〈古代私家藏書措理之術管窺〉，略論中國古代藏書經常遭致的災害與防治之道。袁東珏（1998）〈我國古代藏書的保護——兼談曝書〉，略述中國古代對保護圖書的重視與措施，並探討古人曝書的實踐經驗、實際作法與利弊得失。朱琴暉（1999）〈中國古代的藏書技術〉，綜述中國歷代官府與民間，在圖書製作與典藏上所運用的一些保護圖書的設計和技術。周少川（1999）《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第4章第2節，專論中國古代私

家藏書於收書、鑑別、保藏與管理等方面的舉措。馮淳玲（2003）〈古代藏書之保護〉，考述中國古代藏書家積累的藏書經驗中，有關藏書保護的有效辦法與著作。張貴江（2003）〈古代圖書的藥物防蠹〉，論列中國古代可供作為圖書防蠹用途的各種藥物，以及當時的應用方法。李家駒（2005）《中國古代藏書管理》，探討中國古代書籍的製作與材料、書籍保存方法、書害與防治等問題。徐凌志（2006）〈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介紹中國古代三種主要的藏書保護理念與藏書保護措施。奚可楨（2006）〈從建築學角度探析古籍保護方法〉，列述中國古代藏書場所選用的建築材料、建築樣式、建築裝飾等，對於預防古籍各種災害所產生的保護作用。王鐵蘭（2009）〈中國古代紙質文獻保護方法漫談〉，從藥物防害、裝幀保護、建築保護、嚴格保管等活動，說明中國古代紙質文獻的保護方法。許雅玲（2011）〈古代私人藏書樓防火典範及其防火之道〉，略論中國古代公、私藏書樓的防火設計和措施。林明（2012a）《中國古代文獻保護研究》，探索中國古代文獻受損的因素、文獻製作方面的保護方法、文獻收藏方面的保護措施、典藏文獻的建築與用具、文獻修復等議題。林明（2012b）〈古代曝書及得失〉，敘述中國古代曝書活動的歷史、演變與得失。薛慧芳（2013）〈中國古代藏書保護考略〉，綜論中國古代藏書保護的方法和相關技術的應用。劉長清（2014）〈論中國古代藏書的管理制度與方法〉，簡述中國古代藏書的管理制度，以及圖書的整理和保護方法。王國強（2015）《中國古代文獻的保護》，梳理中國古代文獻保護方法的發展歷史及特點。趙俊（2017）〈古代藏書樓藏書保護給現代圖書館的啟示〉，列舉中國古代藏書樓於防霉、防蟲、防火、防盜、防戰爭損毀等方面的種種作為。張圍東（2022）《古籍之美：古籍文獻典藏與管理》，分述中國古代圖書典藏與管理的經驗與方法，包括書籍製作材料的改進、典藏環境的改良與控制、藏書管理規則，以及圖書修復等作法。羅木華、洪芳林（2022）〈中國古代藏書樓建築設計研究：要素、驅動與啟示〉，揭示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建築設計背後，所蘊涵的教育、文化與宗教等意義，兼論其在藏書保護上的功用。其次，針對明清時期圖書保護議題的研究，主要有：胡維青、劉曉武與陳少川（2003）〈傳統藏書保護方法的研究與借鑒〉，介紹清代藏書家葉德輝（1864-1927）的藏書保護理論，並與今人保護古籍的方法進行比較分析。寧聖紅與王艷翠（2008）〈談明代藏書樓建築的文獻保護功能〉，以「皇史宬」和「天一閣」為例，討論明代藏書樓在文獻保護方面的種種設計，及其產生的作用和影響。林琳（2012）〈明清私家藏書的采藏與保

護》，由圖書的采藏和保存兩方面，闡述明清私家藏書的特點。張玉萍（2012）〈論古代私人藏書樓的書籍保護措施〉，略述明清時期私人藏書於防火、防盜、防潮、防蟲、防散佚等方面，所使用的各種保護書籍的方法。王蕾（2013）〈明清時期藏書樓建築保護思想研究〉，以「天一閣」、「四庫七閣」及「福厚堂藏書樓」為例，從明清時期藏書樓的建築模式、建築選址、通風設計、書庫布局與防護等方面，總結和評析古代藏書樓建築的保護觀念與思想。丁海斌（2015）《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史》第8章「明代科技文獻」，論介明代的藏書建築設施、藏書保護技術和藏書管理方法。王美英（2015）〈試論明代的文獻保護〉，探論明代保護文獻的方法與經驗，以及明人對於文獻修復的理念和技術。閔永慶與梅生啟（2015）〈明清時期藏書建築建造中的保護觀念透析〉，透過理念、規劃、選材、布局等方面，闡析明清藏書建築於細節處所體現的圖書保護觀念。霍艷芳與萬亞萍（2015）〈范欽與天一閣藏書保護措施研究〉，考察明代寧波知名藏書樓「天一閣」主人范欽（1506–1585）保護藏書的種種設計與作為，諸如建築的選址和設計、蠹蟲的防治，以及制定一些保護藏書的規章制度等內容。李家碩（2019）《論明代的文獻保護》，以明代的文獻保護為研究對象，將明代文獻保護的內容劃分成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對文獻載體本身的直接保護，分別從文獻受損因素、文獻保護措施、文獻修復等層面闡述文獻本身的防護內容與措施；另一方面則是人為管理因素，探討人為因素對文獻的間接保護。再以明代後湖黃冊庫為例，分析其管理制度；並總結明代私人藏書的圖書管理思想與理論實踐。萬曉（2019）《明代私人藏書保護研究》，考察明代私人藏書的度藏、整治、修復、抄書、翻刻等內涵，剖析明代私人藏書保護的情況、藏書家保護藏書的文化心理，以及私人藏書保護的特色及影響等面向。至於鑽研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地區圖書保護議題的相關專門著作則略顯不足，主要有：錢萬里與陸漢榮（2004a）〈古代蘇州藏書家以抄書保存留傳典籍功績評述〉，盤點中國古代蘇州藏書家利用精校精鈔，來保存和流傳中華文化典籍的歷史功績。錢萬里與陸漢榮（2004b）〈古代蘇州藏書家以抄書、刻書保存留傳典籍的功績〉，概論古代蘇州藏書家透過鈔書與刻書活動，所做出之保存和流通珍貴古籍的文化貢獻。熊靜（2019）〈明清常熟派藏書「措理之術」探析〉，以明清江南藏書界的「常熟派」為研究對象，討論本派藏書家於圖書的徵集、典藏與管理上的措理之術。

在區域的界定上，雖然學界對「江南」的範圍歷來眾說紛紜，不

過，學者們大致認同明清時期的「江南」應該是鎖定在長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這一地區（李伯重，2000）；而明代江南的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六府，以及留都南京，正是位處太湖流域及長江三角洲最為精華、富庶的地帶。本區自南宋以降，不論是在經濟、商業或是學術、文化等各方面，皆已獲得高度地發展，達到空前的局面；同時，士庶藏書風氣亦盛極一時，成為明代私人藏書事業發展的首善之區，樹立許多鮮明的區域藏書文化特徵。綜此，本文遂以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等環太湖流域的「江南六府」，再加上南京（應天府）一地，作為明代江南區域人文研究的地理範疇。

至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的藏書家們之所以會致力於積累護書經驗，按照明人的說法，應該就是奠基於藏書家們自身對書籍產生的癖嗜，亦即發自內心的愛書、惜書之情。²誠如烏程縣藏書家沈節甫（1532-1601）所自稱：「余性迂拙無他嗜好，獨甚愛書。每遇貨書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復來也。願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殘簡，必手自訂補，以成完帙。……寓意則樂，留意則病，今予得無病乎？雖然，予癖已成，未之能革也」（鄭元慶，1969b，頁27上-下）。而長洲縣藏書家文徵明（1470-1559）於敘述其友無錫縣藏書家華夏（1490-1563）的藏書癖嗜時，也令人對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癖嗜、愛護圖書的印象十分深刻，文徵明說：

「真賞齋」者，吾友華中甫氏（華夏）藏圖書之室也。中甫端靖喜學，尤喜古法書、圖畫、古今石刻及鼎彝器物。家本溫厚，蓄畬所入，足以裕欲。而君於聲色服用，一不留意，而惟圖史之癖，精鑑博識，得之心而寓于目。每併金懸購，故所蓄咸不下乙品。……然今江南收藏之家，豈無富于君者？而真膺雜出，精駁間存，不過夸示文物，取悅俗目耳！此米海岳（米芾，1501-1107）所謂資力有餘，假耳目于人意作標表者，是烏知所好哉！若夫綈緇拾襲，護惜如頭目，知所好矣！（郁逢慶，1986，頁1上-2上）

2 例如海鹽縣藏書家姚士舜（1561-?）便曾敘述同縣藏書家王文祿事蹟，云：「王沂陽（王文祿）先生家藏多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夏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叫諸壯兒，曰：『筐篋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酌一金也。』火甚熾，卒不能得一書，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殲我千秋知契邪？』為踴地號哭。此正可與有書癖人道之」。見姚士舜（1985，頁63）

諸如沈節甫與華夏之流，皆是畢生深癖於藏書事業，熱愛典籍、護惜圖書的至情至性之輩，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眾多的藏書家群體當中所在多有。總之，透過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自己的藏書癖，加上身處藏書風氣總冠全國的經濟與文化首善之區，同時精心發展各種針對書籍的保護措施與設計，才得以將珍貴的古籍流傳後世。當然，他們必定也希望後人能夠體會自己畢生護惜典籍的一片赤誠，讓這份鍾愛圖書的心意生生不息，永遠地傳續下去。

貳、築樓闢室，藏讀專用

所謂「藏書樓」，泛指古代的官府機構、民間團體或私人收藏圖書的場所，通常可提供書樓主人研讀、會友、鈔錄、考訂、校讐和刊刻圖書，但是典藏、保護及管理圖書，才是它的主要功能（魏秀萍，2012）。明代宜興縣藏書家萬士和（1517-1587）便曾經指出營建書樓是藏書活動裡非常重要的事，理由是可以方便檢閱。他認為：

聚于一處，足備查考；散在各室，則彼有此無，此盈彼缺，猝然取究，其何便乎？故余昔年蓋一小樓，悉貯其中，遇有疑難，則命諸子按號緝閱，向來無異。（萬士和，1997，頁48下）

藏書樓的設置既然具有特定目的，就必須考慮其地點的適中和建築設計的合用，尤其要避免各種可能會損及藏書的威脅（李家駒，1987）。綜觀古代藏書家們保護藏書的實務經驗，防火是首要的目標；而防火之外，書籍的威脅還有水、盜、蟲、霉等災害，所以在古代藏書樓的建築模式、選址、結構、建材、環境與布局等設計上，實際都著重在藏書的防火、防潮、防盜、防蟲等功效的考量（王蕾，2013）。

首先，營建藏書樓的地方，藏書家往往會選擇與居家生活的場域區隔開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遠離火源、蟲鼠等危害。一般還會搭配一些預防性的措施，例如：在藏書樓四周開闢水池或放置水缸以防火災，或是在書架上放置防蠹的藥品，甚至飼養貓來防杜鼠患……等方式。總之，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營建藏書樓絕對是古人保護藏書、便於管理的一項重要方式（王美英，1994）。此外，藏書家在營建藏書樓時，通常也會選擇高燥通風之處，來避免水災和霉濕。尤其是在藏書家薈萃的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地區，因為暖濕的自然氣候環境，所以對於防潮與防蠹的設計，必須更為考究。至於經濟條件較好的藏書家，在營建藏書樓的時候，更可以多方考量，營造出滿足各種自我需求

的藏書樓，同時對於保護書籍的基本目標，仍然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王國強，1993）。

例如常熟縣藏書家孫樓（1516-1584），「有書逾萬卷，手自校讎，多祕本。構藏書之所，比弇州（王世貞，1526-1590）『萬卷樓』，名曰：『丁冊度』」（鄭鍾祥等，1904，頁23）。孫樓自稱：

余嗜書，插架幾萬卷，家所稱長物，亦惟書最多。貫中以韋，護表以繭，類疊於櫝，藏亦珍矣。思夫鼠蠹莫之能懾，濕暑莫之能泄，曷若爽而塏之，登諸重屋之上，陳諸竦樞之中，樓之其庶乎？而居無隙土，籩無羨金，未之能樓也。嘉靖乙丑（44年，1565），積賣文金若干緡，以易東鄰隙土僅數武，噫！茲可樓矣。于是南向為樓者三楹，高二十尺，衡二十有九尺，縱半之；右之偏，復為一楹，以階下上。於是移所藏而藏焉，周遭高下通戶竇外，罔非書者。而余日讀於其中，不知寥廓之為廣，吾樓之為隘也。（孫樓，1997，頁1）

可見孫樓本來將書堆疊於家中的櫃子裡，之所以蓄金建書樓，主要就是因為藏書樓能與居室區隔開來，如此將可收到防鼠嚙、防蠹蟲，以及防水、防霉等功效，不但可用來保護藏書，還能方便閱讀利用，自得其樂。至於太倉州的王世貞，更是明代中晚期名震江南的大藏書家，他擁有多處專門收藏各類典籍的樓、館，除了前述「萬卷樓」外，還有「小西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度宋刻書。皆絕精」（胡應麟，1980，頁65）。王世貞將家藏典籍區分為一般書籍、釋道二藏、宋刻本，再各自建樓專門貯藏，此法宛如今日圖書館劃分一般書庫、專門書庫、特藏書庫等閱藏方式，不但可以保護藏書，還有助於日常的管理及使用。

仁和縣藏書家張瀚（1510-1593）家藏的書籍，傳至清初仍然多數得以保存完好，便是得力於張氏家族對構築藏書樓的巧妙設計，以及恪守日常使用管理規定而有以致之。據《武林藏書錄》載：「張氏藏書甚富，造樓水中，度置甲乙，悉有次第，以小舟通之，晡後即禁往來」（丁申，1980，頁43）。張瀚將藏書樓造於水池中間，與家人們的日常生活起居場所區隔開來，僅能透過小船來往交通，出入不易；同時書籍的排架亦皆按照次序，且開放使用的時間也有所限制，規定下午或黃昏後即扃門閉戶，禁止人員進出書樓。如此一來，建於水池中的藏書樓得以遠離寢食住居，不但能夠防止蟲鼠孳生蠹嚙的損害，還能預防火災、減低火勢的蔓延，同時亦有助於火災發生時的救援工作。再配合戒備森

嚴、嚴格謹慎的使用管理措施，更能兼具防止藏書被盜、人為損壞等功效。這般巧思，儼然成為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藏書樓之設計、布局和管理舉措的一大特點。

至於在藏書樓的內部格局上，除了強調有效率的利用空間外，許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也會精心布置與規劃，迎合自身的需求。例如無錫藏書家邵寶（1460–1527）便是如此，他於〈復喬司馬先生文精舍狀〉中自述其家藏書樓的規劃與布置，曰：

精舍在無錫城東南隅冉涇之上，即吾七世祖元處士容春府君舊居也。……四周為垣，中為堂三間，扁曰：「容春精舍」；「容春」者，先世軒名也。……未幾，別建于其西為堂寢，……乃用吾師篆書「二泉精舍」四字扁之。……精舍中為堂三間，仍扁曰：「容春精舍」，吾師八分書。前堂五間，中為廚二十，度古今書籍萬餘卷，扁曰：「泉齋」。（邵寶，1518-1522，頁20上-下）

邵寶從新建的「二泉精舍」中，規劃前堂五間為藏書室，並且在當中設置20個書櫥，用來藏書，以便和日常生活空間區別開來。而秀水縣藏書家馮夢禎（1548–1605）對於藏書樓內的格局，更是因地制宜，井井有序，他自稱：「樓右中閣板成，共閣書十三撞，撞約三十餘冊。通一邊，可容二十五撞，八百冊矣！」（馮夢禎，1997，頁18下）且馮夢禎的藏書排架是以天、地、玄、黃……等架號為序，依序編排上架。據其日記所載，萬曆12年（1584）12月「二十八，陰，早有微雨如絲。……檢括藏書天、地、玄三號」（馮夢禎，1997，頁40上）。即可得見馮夢禎將書樓的內部進行隔間，分別設置書架，再設定架號，依照自己習慣的排序度列，較諸隨意堆疊，除可避免空間浪費外，在查找書籍時，也不致漫若霧雲，自當得以事半功倍。又如錢塘藏書家虞淳貞，對於藏書樓的內部隔局與規劃，也是經過一番縝密的安排，盡可能避免浪費空間，滿足度書需求。其友馮夢禎指稱：

僧孺（虞淳貞）隱居名曰：「猿狖居」，下為「團瓢」，作八觚形，³觚處藏書。上有樓，後為臥起。（馮夢禎，1997，頁20上）

虞淳貞在書籍擺放的設計上亦具巧思，他盡量將圖書置於書樓內的

3 考《教育部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團瓢」乃指「小屋子」（教育部，n.d.-d）；再查《康熙字典》，「觚」可為作「角」解，是「八觚」即「八角」之意（陳強勤，n.d.-a）。

靠牆處或是角落邊，如此一來，中間便能騰出最大的空間，在視野上就不會如同一般書樓中因為書架堆疊而產生的壓迫感。這樣的設計以今日看來，仍然相當進步，除了在外型上營造出特色與品味，在實際的功能上，也可凸顯其便於管理與使用等務實性質。

此外，還有一些經濟狀況更為富裕的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們，甚至還會將自己的藏書樓與平常會客的文會場所刻意區劃開來，以免會友時損壞到珍愛的藏書。例如明代中葉上元縣藏書家羅鳳（1465-？），官石阡府知府，因「不合上官，乞休歸。開『延休堂』以接賓，建『芳瀾閣』以儲書，所藏法帖名畫、金石遺刻數千種」（陳作霖，1970，頁472）。

總之，由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十分重視藏書樓保護圖書的功用，所以在藏書樓的構築與布局等設計理念上，具備了重視災變防範的效能，強調防火、防潮、防蟲、防盜等措施，相當值得後人的深思與仿效（王美英，2015）。正是透過他們對家藏文獻的妥善度存與細心保護，才使私家藏書逐漸占據了整個明代藏書事業的主流地位。

參、妥善典藏，謹慎管理

所謂良好的書籍管理，理當歸功於完善的管理制度及確實的執行。書籍從入庫以後，舉凡編目、校勘、庋架、閱覽，以至防蟲除黴、曝曬補綴，都是繁瑣且具持續性的工作，都需要藏書家自發性的用心訂定管理規則，且努力、踏實地貫徹實行，藏書才得以持續（李家駒，1987）。至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的藏書管理方式，主要包括典藏措施和閱覽管理制度兩個方面。典藏措施，通常是指書架、排列、維護、編製目錄等相關庋藏措施與設備；而閱覽管理制度，則是指書籍的使用規則（熊靜，2019），二者相輔並行，更能確保家藏典冊不致受到損害或散佚，得以長久保存。

一、講究典藏設備

藏書樓中擺放書籍的櫥櫃，是古代藏書家們為了保護圖書而非常注重的一項庋藏設備，明人黃訓曾說：「書架，架乎其書者也。架乎其書者何？絕夫塵也」（黃訓，1559，頁11下）。便是指出將藏書列架典藏，可以保持圖書整潔，避免塵污損害。至於書架或書櫥、書櫃、書櫃等圖書庋放相關設備的設計，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們自然也相當考究。例如長洲縣藏書家文震亨（1585–1645）便指出：

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闊愈古，惟深可僅容一冊。即闊至丈餘，門必用二扇，不可用四及六。小櫥以有座者為雅，四足者差俗，即用，足亦必高尺餘，下用櫥殿僅宜二尺，不則兩櫥疊置矣。櫥殿以空如為一架者為雅，小櫥有方二尺餘者，以置古銅玉小器為宜。大者用杉木為之，可辟蠹；小者以湘妃竹及豆瓣楠、赤水櫛、古黑漆斷紋者為甲品。雜木亦俱可用，但式貴去俗耳。鉸釘忌用白銅，以紫銅照舊式，兩頭尖如梭子，不用釘釘者為佳。小木直楞，一則市肆中物，一則藥室中物，俱不可用。小者有內府填漆，有日本所製，皆奇品也。經櫥用朱漆式稍方，以經冊多長耳。（文震亨，1991，頁3）

文震亨基於文家累世藏書的實務經驗，對於各種經過不同設計的書櫥具備的功能，以及大小、材質、良莠、外觀樣式等特性，都十分熟悉，故評論十分精闢。至於藏書架的採用，文震亨也認為藏書家們必須慎選。他闡述當時江南通行的書架款式及功能特徵，說明：

書架有大小二式。大者高七尺餘，闊倍之。上設十二格，每格僅可容書十冊，以便檢取；下格不可置書，以近地卑溼故也，足亦當稍高。小者可置几上，二格平頭。方木竹架及朱墨漆者，俱不堪用。（文震亨，1991，頁3）

綜上所述，透過文震亨分享自家列架庋藏書籍的方法，不但清楚地描述當時江南藏書家一般常用藏書櫥、書架的式樣、格局與高矮大小，同時還進一步地告知大型書架置書可分上、下二處，上面的部分已隔開十二格，而每格最適當的置書數量僅以10冊為宜；至於下面的置書區因接近地面，容易受潮發霉，因此不能擺放圖書，且最好能將書架的足部墊高，來加強保護上面部分的書籍。而最差的就是方木竹架以及用朱墨漆者，他認為此二者根本無法使用。可見當時江南藏書界通行的各式藏書櫥或書架，於實際使用上分別具備不同的功能和利弊，藏書家們往往必須多方瞭解，因地制宜，選擇適當的書架使用，才能發揮最佳的護書效果。

另一方面，為了保護藏書免於鼠患，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們也發展出一些特殊的方法。為了避免書籍受到鼠類危害，許多本地藏書家都採用飼養貓的方式來驅逐鼠類，保護圖書。例如長洲縣藏書家文徵明曾向友人乞貓護書，為詩云：「珍重從君乞小狸，女郎先已辦氍毹。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遣聘自將鹽裡筍，策勸莫道食無

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文徵明，1987，頁146）。可見在書樓附近養貓，是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防止藏書免受鼠患的一個辦法。

二、編製書目，掌握存佚

編製書目，也是對藏書進行管理的一個重要方式。許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地區的藏書家為了便於藏書的保存、整理、使用和流通，以及隨時掌握自己的收藏狀況，都會編製私家藏書目錄，這對於藏書的管理與利用，可說是最有幫助的一種作法。譬如太倉州藏書家陸伸（？-1508）對於家藏書目的登錄內容，則更顯仔細與用心，以利即時掌握家藏典籍的存佚情形。據《太倉州志》載：

自先世積書數萬卷，悉按鄭、馬二氏例，類分四部，編為目錄。每書必書其概，下方間有考計，亦隨筆之。人以書惠，必記諸籍籍名嘉惠，蓋以表其所好在此，雖車馬金玉弗嘉也。……手編書目若干卷。（張寅、周士佐，1990，頁39上-下）

又如嘉善縣藏書家陳山毓也是因為家中藏書甚多，自認無法一一熟讀，以致難以掌握每本書的存佚毀損狀況，因此覺得最好透過編撰家藏書目的方式，以便確實管理家藏典籍。他自稱：「然即此數千卷者皆寓目焉，難矣！成誦焉，又難矣！夫讀之云者，又非寓目焉、成誦焉止也，藏之者其知之！所次目錄，以經史子集為部，四者之中，又以類分，可得善藏者之苦心，亦可砭漫藏者之錮疾」（陳山毓，2000，頁10上）。而海鹽縣藏書家胡彭述，家有「好古堂」藏書，為了方便檢閱，「嘗論次所藏書，名《好古堂書目》，自立序」（樊維城、胡震亨等，1996，卷14，頁20上），曰：

予家世為塾師，自誠齋府君迄仰厓府君（胡憲仲，1514-1553）凡四世，雖隱顯不同，而其雅好均類于華（張華，232-300），以故藏書幾至萬卷，亦云盛矣！予不幸襁褓失怙，乃今讀先世遺書，豈不痛哉？茲懼卷目煩多，易以散佚，敬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貯之「好古堂」中，冀時取一二玩之，以開此心茅塞，期無負祖父相傳之意。（王彬、徐用儀等，1975，頁7上）

由於許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的藏書世家為了使家藏典籍能夠完整

地代代相傳，不致散佚，因此，讓子孫們瞭解先人的藏書內容與辛勤，就顯得特別重要，以致紛紛注重編製家藏目錄，以利後世盤點清查。

為了得以即時掌握家藏圖書的存佚情形，常熟縣藏書家孫樓也替自家的藏書編製《博雅堂藏書目錄》，「其分類：一經；二史；三諸子；四文集；五詩集；六類書；七理學書；八國朝雜紀；九小說家；十志書；十一字學書；十二醫書；十三刑家；十四兵家；十五方技；十六禪學，而道書附之；十七詞林書。又特錄製書類，而附以試錄墨卷」（葉昌熾，1980，頁129）。孫樓於編製自家書目時，曾經慨然地說：「今畜者不使棄，來者不可期，月積歲叅，或與七畧、四部爭雄長」（孫樓，1997，頁15上）。可見他認為替自家藏書編製目錄，具有隨時掌握家藏圖書的存缺狀況的功效，可以保護藏書歷久也不致散佚。

常熟縣藏書家趙琦美（1563–1624），家有藏書樓「脈望館」，庋藏甚富。為了保護藏書，乃編撰《脈望館書目》（鄭鍾祥等，1904，頁24），妥善記載家中藏書的數量、借閱、裝訂、缺損、脫頁、蟲蛀等情況，以便時時檢閱。例如他在張無垢注解《論語》條下標注：「一本，缺〈學而〉至〈憲問〉，又缺〈堯曰〉」（趙琦美，1994，頁1374）。元麻沙板《史記》：「十二本，乙，未釘」；監本《史記》：「三十本，頭本破」；南監板《元史》：「五十本，內少〈志〉五十之五十三卷」（趙琦美，1994，頁1375）。《路史》：「脫〈後紀〉，少一之八。〈國名紀〉少辛字」（趙琦美，1994，頁1376）。《本朝琬琰錄》：「七十本，馬仲良借」（趙琦美，1994，頁1377）。《事林廣記》：「新外集。近補外集板不對」；《廣志》：「不全，此書在南京禮部」；《名賢氏族》：「十二本，五卷內脫蘇、聞二姓，至十一卷止」（趙琦美，1994，頁1424）。《地元真訣》：「帶京去」（趙琦美，1994，頁1430）。《資治通鑑》：「三卷之九卷有蛀，板大要換」（趙琦美，1994，頁1473）。《武康縣舊志》：「破碎，前後多脫頁」（趙琦美，1994，頁1485）。諸如此類，可以略窺趙琦美透過編製家藏目錄，同時勤加維護與更新書目中的登載狀況，如此對於書籍因閱讀、蟲蠹所造成的損害必須即刻獲得控制；韋編散脫的情況也要隨時掌握，及時進行修補；以及借出的書籍能夠有跡可循，免得日後亡佚流失等各種保護圖書的目標，都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孫蘊，2018）。

歸安縣藏書家茅坤（1512–1601）也是如此，家有「白華樓」，藏書充棟，列架連犢。據《吳興藏書錄》載：

其孫大將軍止生（茅元儀，1594–1640）編為《九學十部目》，

自述云：「九學者，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文學』，四曰：『說學』，五曰：『小學』，六曰：『兵學』，七曰：『類學』，八曰：『數學』，九曰：『外學』。十部者，即見學之部，而加以世學，世學不可以示來世。然時王之制，吾先人以茲名于世，吾敢忽諸？」（鄭元慶，1969a，頁12）

歸安茅氏藏書累傳三世，圖書數量龐大，為了有效率的管理與利用，乃針對家藏典籍編製目錄，並量身訂作了一套適合自家使用的分類法。尤其是「十部」當中的「世學」部，竟是專門收錄明代的科舉時文。考茅元儀之祖、父皆進士出身，累世簪纓，門第書香，故茅元儀將家藏豐富的制舉相關書籍，另闢一類，名為「世學」，主要是為了彰顯先世的科舉勳榮。不過，雖然茅元儀指稱「世學不可以示來世」，但可以想見他應該還是冀望後世子孫能夠傳續茅氏的讀書祖業，透過應舉入仕以光耀門庭，克紹箕裘。

除了方便管理與利用，掌握家藏圖書的存佚狀況外，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所編製的書目在校讎與流通上，往往也能產生莫大的助益，促使古代典籍得以永續留傳，並保障圖書內容的正確性。例如秀水縣藏書家曹溶（1613–1685）曾經提倡流通古書之法，號召藏書家之間彼此分享自家的書目與藏書，除能提供校讎、補綴外，更有利於傳鈔副本，互通所藏之有無，同時提升各家藏書的質與量。他說：

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先經註，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視所著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校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齋所鈔互換。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曹溶，1964，頁2上）

另一方面，透過藏書目錄，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也能瞭解圖書篇目卷帙的完整性。海鹽縣藏書家姚士粦便曾參考當時蘭谿縣藏書家胡應麟（1551–1602）編撰的《二酉山房書目》，確認某些書籍的板本及篇目卷帙內容的完缺。姚士粦指出：「江南藏書，胡元瑞（胡應麟）號為最富。余嘗見其書目，較之館閣藏本目有加益，然經學訓註稍有不及。有《搜神記》，余欣然索看，胡云不敢以詒知者，率從《法苑珠林》及諸類書抄出者。又《夷堅志》有五十卷，今刻特其五分之一耳！」（姚士粦，1985，頁96）。

總之，對於私家藏書來說，分類法只要合乎主人的收藏與管理目標，便是得宜，此亦凸顯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目錄學素養的專精與多樣化，另成一項區域藏書特色。而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透過編製私人藏書目錄，不但可據以蒐集不同板本，擴充家藏典籍的質量，也可據以從事校讎補葺的參考，廣收遇闕即補、訛誤必正、對比異同、正本清源等功效，讓古籍更接近原貌（宋國臣，2006），達成保護圖書的目標。

三、制訂管理及使用規則

（一）護惜慎用

看書時，明代閱讀者的許多壞習慣，可能造成書籍的損傷。據明末清初魏際瑞（1620–1677）指稱：

予見今之閱書者，或手接而汗濡之，或爪傷而辟積之，或反捲而把持之，或塵埃而頓置之，又或批評謬妄，點次糊塗。……夫安得苟然而暴殄耶？予極傷之。（魏際瑞，1991，頁1上）

有鑑於世人如此糟蹋書籍，嘉興縣藏書家項元汴（1525–1590）便要求閱讀者按照元代江南藏書名家趙孟頫（1254–1322）的囑咐，⁴確實遵守「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紙。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則無傷殘」（項元汴，1995，頁21上）。也就是說，藏書家必須度藏惟謹，隨時留意每本藏書的狀況，小心使用，方可做好護書的工作。

綜上，不難想見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除了積極蒐集珍本密槧外，對於已入藏的書籍，更需耗費一番工夫加以護惜，才能維持藏書的健全。當然，他們更希望自己鍾愛的藏書同樣地也能夠獲得別人的護惜，才得以流傳後世。誠如明末華亭藏書家陳繼儒（1558–1639）所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整齊，然後得起，人不厭其求假。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犬鼠所毀傷，實為失德」（陳繼儒，1995a，頁29下-30上）。

4 明人楊慎（1488–1559）撰云：「余嘗愛趙子昂（趙孟頫）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真達觀之言哉！」（楊慎，1986）

（二）秘藏惜借

由於古代藏書樓的建造往往只是為了提供藏書主人及其家庭成員、親族、朋友的使用而已，以至於秘不示人，一旦有陌生訪客想要入樓觀覽，必須獲得主人的同意才能夠造訪，只是獲得允許的機會少之又少，因為絕大多數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為了保護心愛的藏書，都會對自家書樓的門禁管理嚴格設限，盡可能地不讓他人進入。例如元末明初的無錫藏書家倪瓚（1301–1374）以「潔癖」馳名遐邇，這不僅是他對於環境整潔的要求而已，也是他品第人物雅俗高下的標準。所居有「清閨閣」，藏書甚富，對於進出者的管制十分嚴謹，若非一時高雅名士，必將不得其門而入。據《史闕》載：

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元鎮（倪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觔為質。元鎮令人給云適往錫山飲泉；翌日再至，又辭以出探梅花。夷人以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元鎮密令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壘，夷人方驚，顧問其家人曰：「聞有『清秘閣』，可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張岱，1977，頁19上-下）

可見當時能夠進入「清閨閣」者，必定具有一定的學術地位或是高雅知名度，以是時人指稱：「非楊維禎（1296–1370）、張雨（1277–1348）諸人，不得至焉」（葉昌熾，1980，頁66）。至於「雲林堂」則是倪瓚的私人博物館，他僅開放博物館給慕名而來的夷人參觀，卻不讓他們進入藏書樓，除了保護藏書外，也顯現出倪瓚愛書更勝於古董器物的心境。

歸安縣藏書家施峻（1505–1561）對於自家藏書樓「甲秀閣」的出入管理也非常嚴謹，嘗自稱：「予城居，小構藏書之所在縣治東隅，蒼弁諸峰，端入窗戶，蒼雪勝覽，頗當其會。雲間徐長谷（徐獻忠，1493–1569）題為『甲秀閣』，群公時集其中」（施峻，1997，頁26上），然「非莫逆不與登」（過庭訓，1991，頁21下）。可以想見當時能夠進入「甲秀閣」的貴客，除了必須是主人的文友外，還得是主人的摯交，才可登樓一覽。

至於在書籍的借閱流通上，多數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為了護書，更是抱持謹慎封閉的惜借態度，秘不示人，主要就是因為經常發生「借書不還、借後遺失、借後污損」等負面現象，導致藏書家們擔憂藏

書可能會因而流失與毀損（吳修琴，2007）。秀水縣藏書家曹溶曾對此加以說明：

然其間有不當專罪吝惜者。時賢解借書不解還書，改「一甌」為「一癡」，見之往記。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諾不欺之流，書既出門，舟車道路，搖搖莫定；或僮僕狼籍，或水火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非。（曹溶，1964，頁1下）

「甌」本為古代盛酒的器具，從兩漢時期起，中國古代的藏書家與借書人之間，就已經形成一個約定俗成的禮儀或慣例。凡欲借書之人向藏書家借書時，往往會先以一甌酒為酬禮；待閱畢還書時，再以一甌酒致謝。只是到了魏晉時期，這句古諺卻開始被誤傳為「借書一啜，還書一啜」（張一民，1997）。

明代崑山縣藏書家陸容（1436–1497）也曾強調流通書籍之益與「癡」字之非，同時指責借書不還之惡行。他認為：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甌」，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甌為贄，還時以一甌為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陸容，1997，頁116）

可見當時將圖書借予他人，可能遭受損害的風險確實很大，故而往往使得藏書家們卻步，不願輕易出借藏書；但是卻又經常得受制於人情世故，對於親友的借書需求無法推辭，以至於讓藏書家們十分為難。有鑑於時人借書不還之陋習，杭州府藏書家馮夢禎想出了一種惜借的作法。曾經友人欲借《高僧傳》，馮夢禎告知曰：

《高僧傳》架上偶缺；《縉紳一覽》，是舊歲春季故不進。但有《宗鏡錄》，帙重，先往其半，計八帙，連夾板付使者，閱完以易後半。（馮夢禎，1997，頁21下-22上）

馮夢禎乃是以先借半部，待對方閱完歸還後再借另一半部的惜借方式，來降低或分散藏書借人恐致佚損的風險。如此作法可使原本抱持「還書一癡」、蓄意不還的人無法取得完帙，反而可能為了獲睹全書，更加願意盡速閱完歸還。觀察馮夢禎藏書流通管理之得法，實在值得藏書家們借鑑。

除嚴格限制進出外，對於藏書樓日常的使用管理，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也相當留意。為了保護藏書，促使家人、子孫貫徹藏書秘不示人的護惜原則，有些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的藏書家甚至會制訂嚴格的家規，確保藏書的安全。例如崑山縣藏書家葉盛（1420–1474）就在家中標舉《書櫥銘》，要求家人、子孫們「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借非其人亦不孝」（葉盛，1985，頁12）。常熟縣藏書家趙琦美，家藏典籍數萬卷，卻相當惜借，同鄉許借觀者僅三位而已，而弟趙祖美為其中一人。時人指稱：「叔度（趙祖美）之兄曰琦美，別號元度，性嗜典籍，所裒聚凡數萬卷，絕不以借人，其在鄉邦許借者僅三友，而子（指趙祖美）居其一」（龔立本，1991，頁102）。明末清初仁和縣藏書家卓發之，家有「傳經堂」，累世藏書甚富。因長子卓人月（？–1636）早逝，他也不忘在家書中叮嚀長孫卓天寅必須隨時保護其父遺留下來的書籍，信中曰：

汝父生平看過古今書籍，有經批點塗抹者，殘篇斷簡，皆為至寶，較之未經塗抹者，尤當珍惜。其餘未經批評者，亦勿遺失，第一不可為人借去，如先已借去者，刻期索還。向來論古今賢子弟，必能讀父書為上，能守父書者次之，如不能守，安望其讀，便是最不肖子弟矣！雖聰明不足言也。（卓發之，2000，頁32下-33上）

信中卓發之告誡其孫如何在使用上維護藏書的完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借人，至於已經借出者，則要趕快索回。總之，為了有效地保護家藏典籍不致壞壞散佚，許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不得不對自家圖書的度藏和使用，立下許多嚴格的制度和規矩（林琳，2012）。

肆、書籍外觀及內容的維護

一、葺補校鈔

（一）補綴完帙

除了妥善保存典籍外，藏書家還需對典籍的內外各部分都盡心維護，譬如內容的齊備，以及典籍的外觀、典籍的清潔與耐用性等各方面，都加以整治維護，以保持書籍外觀及內容的完整性。仁和縣藏書家郎瑛（1487–1566）說道：

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惜為福建書坊所壞。

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于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為省工本耳。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為利而使古書不全！（郎瑛，1998，頁554-555）

然則不僅福建的書坊如此惡質而已，當時一些江南著名的書籍市場如杭州、蘇州等地，書坊刊印的圖書也是弊端叢生。據明人楊慎指稱：

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札賁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抄為〈拾遺辨誤〉一卷。先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集，近蘇州刻，則每本減其十之一，如《張籍集》本十二卷，今只三、四卷。又傍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卷入之，詭于人曰：「此維之全集」，以圖速售。今〈王涯絕句〉一卷，在《王舍人集》之中，將誰欺乎！此其大關係者，若一字一句之誤尤多。（楊慎，1809，頁7上-下）

由上可知，明代書坊為了降低書籍的生產成本，經常會以殘本冒充充足本削價競售，從中獲取姦利卻罔顧文化傳承重任，致使古書殘缺不全，誤書甚深。同時，圖書往往經過多人傳閱，也或多或少會產生許多破損、缺冊、缺頁等弊病，若不及時修補，日後輕則難以閱讀辨識，文意無解；重則缺冊斷頁，殘破不全。所以，對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來說，面對坊間良莠不齊的書籍品質，基於保護圖書的原則，除了必須透過校讎來保持書籍內容的正確性外，也相當重視典籍的修葺補全，維護書籍的完整。

許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見到圖書一有破損或缺文缺頁、斷卷斷冊，就會立刻蒐緝整治，修殘補缺，維持典籍內容及外觀的健全。上海縣藏書家陸深（1477-1544），便是如此。他編撰家藏書目《江東藏書目錄》，自序曰：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覩覩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三年，1508）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病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

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陸深，1986，頁5上-6下）

矧陸深言下之意，修補書籍最大的快樂，就是見到自己耗盡心力所獲的藏書都能夠保持齊整完備，讓已經破損的典籍得以煥然一新，缺頁的殘本全都綴成足本。見到殘破缺損的典籍重生，正是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的一大生活趣味。此外，誠如前文所論，陸深透過編寫自家的藏書目錄，且勤加更新，自然也能隨時掌握書籍的存佚狀況，甚至篇卷的完整與否。

為了追尋藏書修齊補全的樂趣，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們費盡心神蒐訪殘卷，即便彷彿大海撈針，他們仍躍躍欲試，以修殘補缺為職志而樂此不疲，孜孜矻矻未曾放棄，其耐心與毅力可見一斑。例如常熟縣藏書家錢謙益曾經購得北宋板前、後漢書，可惜《後漢書》冊數不全，端賴錢謙益託人四處蒐訪，才使殘本復完，重現全帙。時人述其始末云：

初牧翁（錢謙益）得此書僅出價三百餘金，以《後漢書》缺二本，售之者固減價也。牧翁寶之如拱璧，偏屬書賈，欲補其缺。一書賈停舟于烏鎮買麪為晚食，見鋪主人于敗簾中取書二本作包裹，諦視則宋板《後漢書》也！賈心動竊喜，因出數枚錢買之，而首葉已缺。賈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頃為對隣裹麪去，索之可也。」乃并其首葉獲全，星夜來常。錢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廿金，是書遂為完璧。其紙質、墨色，炯然奪目，真藏書家不世寶也！（不著撰人，1964，頁1459-1460）

透過這個典故，可以想見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為了將殘書補全，只能勤加搜訪，哪怕僅獲得一頁、半頁都好。加上當時市井的陋習，殘書的缺頁可能來自食物的包裝、醬缸的覆紙、腳下的鞋墊，或是家庭內和社會上的各個角落，蒐訪殘頁恍若登天，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們卻仍甘之如飴，懷抱一絲希望，將此視為因緣宿業，不屈不撓。總之，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愛書與護書成癡的特徵，以及他們勤於補葺的精神，堪為後世愛書者景仰。

（二）校勘釐正

由於明代江南坊刻品質多半不佳，以致濫惡充斥，書籍內容失真的情形時常可見。華亭縣藏書家何良俊（1506–1573）便曾指出當時「書籍

傳刻，易至訛舛，亦有經不知事之人妄意改竄者」（何良俊，1997，頁326）。所以，為了確保藏書的品質，維護內容的正確性，許多文學素養較高的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皆以校書為志業，⁵透過釐訂訛誤、正本清源的功夫來保護藏書，令善本留傳後世。然而，同縣藏書家陳繼儒卻認為校書工作其實十分艱難，即便再仔細，仍舊無法完全剔除訛誤。他說：「余得古書，校過復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陳繼儒，1995b，頁23上）。可見校書之難，藏書家稍一不慎，恐致誤書。

許多明刻本除了被刪改內容字句外，有些更是遭人妄改書名、卷次，以是後世學者謂明人刻古書而古書亡，凸顯出明代刻書問題的嚴重性（傅杰，2000）。明末南京藏書家焦竑（1540–1620）曾經言及當時刻本濫惡之狀，曰：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新安吳氏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刻本通未校讐，訛舛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為刊定，如此古書為後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誤》、《陶靖節集》，壹據宋本正之，實執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好之者共之耶？（焦竑，2000，頁13下-14上）

其實古籍在傳抄與傳刻的過程當中，就經常會出現脫文、訛字、倒字、重文、疊字、缺頁、誤改，甚至妄刪等弊端，加上明代刻書業者恣意亂刪、亂改的情況非常嚴重，使得市面上的書籍內容往往失真，去古甚遠。

至於校書或鈔錄時改正錯字的方法，當時藏書家多半先使用雌黃塗抹誤字處後，⁶再以筆墨重寫。對於這種作法，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則是考察前人的經驗，確認採用雌黃的正確時機與效用後，以便修訂藏書內容的錯誤，並發揮護書的作用。太倉州藏書家王世貞便曾提出說明，指出：

魏賈勰《齊民要術》有〈裝潢昏法〉云：「浸藥汁入潢，凡潢昏咸白便是；若染黃，則年久色暗矣！」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使寫而後入黃，辟蠹也。」吾因悟雌黃改誤，亦以

5 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往往認為校書者必須具備高度的文學水準，才不致貽誤典籍。例如明代上海縣藏書家陸深便曾指出：「邢子才（邢邵，496–561）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陸深，1976，頁1下）。

6 雌黃是一種礦物，成分為三硫化二砷，含劇毒（教育部，n.d.-c）。

帑色黃，故用黃塗掩其墨，而後用筆耳！今人呼裱褙為裝潢，蓋為馮大年所誤。而好奇之士至於白帑訛字上塗黃，亦誤也。唐人用硬黃紙臨右軍書，亦以右軍名蹟皆為收藏家潢過，故書黃帑以效之。（王世貞，1577，頁13下-14上）

根據王世貞的考證與說明，以雌黃修正誤字並非在任何紙張上皆可，必須用在經過染黃程序的紙張上，方可為之，尤其是在修正珍貴古籍的內容時，更是如此，絕對不可在白紙上使用雌黃塗抹。杭州府藏書家張岱（1597-1689）也同意此說，認為「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黃蘗染之，驅逐蠹魚，故曰：『黃卷』。有錯字，以雌黃塗之」（張岱，2005，頁197）。⁷

為了保持書籍內容的純正，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在校讐上總是付出更多倍的精神與努力。他們對於藏書的整理與校讐，主要內容略為：校注、辨偽、輯佚、鈔錄等工作，並且相當注重選擇好的善本來據以是正。惟有經過藏書家們細心的校勘與更正補訂，才能夠讓書籍的內容趨近完善，造福後世。

（三）鈔錄副本

鈔錄副本以分散收藏風險，自古以來便是一種保護圖書、避免圖書災厄的重要辦法（鄒桂香，2018）。透過歷代藏書活動經驗的積累，到了明代，藏書家們已經意識到若僅倚賴維護書籍的完整來對典籍進行保護，很難達到永久性保存的目的。例如明代長興縣藏書家臧懋循（1550-1620）便認為書籍之所以能不致亡佚，在於妥為鈔錄副本，才足以降低亡佚的風險。他說：「古人秘書所煙滅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太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而副在京師，傳之通邑大都，有見哉！有見哉！」（臧懋循，1997，頁55上）。而華亭縣藏書家陳繼儒也指出：「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壁殘珪」（陳繼儒，1995b，頁14下），更是直接肯定了鈔本文獻價值。可見當時江南藏書家們已經認知透過鈔錄的方式，也就是複製許多相同內容的典籍，將得以保障自家藏書日後不致湮滅。

基於這樣的想法，為了防止書籍失傳，許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地區的藏書家紛紛針對自家典藏的珍貴古籍進行鈔錄，或是向其他藏書家們借書鈔寫。鈔書除了可以完成保護書籍的目的外，本地有些的藏書家甚至將鈔書當作是一種生活樂趣，邊鈔邊讀，把鈔書當作文人的日課。

7 黃蘗亦稱黃柏，為一種落葉喬木，樹皮可充藥材（教育部，n.d.-a）。

例如仁和縣藏書家郎瑛就惟恐家藏心愛的《宋濂詩》四冊將來不能傳世，於是鈔寫副本加以典藏。他認為：「苟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于稿，則又傳遞一番，彰者眾矣，亦慊收藏者之情」（郎瑛，1998，頁437-438）。郎瑛所謂的「收藏者之情」，就是指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保護書籍，以廣流傳的文化使命感。總之，鈔書的確為古代許多來不及大量印行的圖書提供了眾多副本，即便不幸遇到各種圖書災厄，致使正本損毀，仍然還有這些被分散在萬戶千家的副本，讓古代的珍本、秘笈得以延續傳承，不致一散而俱散（劉意成，1983）。又如無錫縣藏書家秦柱（1536-1585），舉凡「秘書奇策，購得輒加繕寫，侍史常數十人」（趙用賢，2000，頁23上）。秦柱透過鈔錄副本來實現藏書家傳續典冊的文化使命，讓許多珍貴的古籍不致消失於人間。

後世對於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透過鈔錄副本以保護圖書、傳承古籍文獻的歷史貢獻相當認同。例如清初秀水縣藏書家朱彝尊（1629-1709）便曾憂心地說：「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朱彝尊，1989，頁769）。朱彝尊非常肯定鈔書對於保護古籍所發揮的重大作用，遂鼓勵藏書家們多鈔多寫，以廣流通。而清末民初吳興縣的知名藏書家劉承幹（1881-1963）也極度稱許明末常熟縣藏書家毛晉（1599-1659）影鈔副本、保全宋代珍槧的卓越功績，他說：「聞當時吾湖書舶雲集於其門，其或藏在他氏無由度置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景鈔之，宋槧之無存者賴之以傳」（毛晉，1980，頁3上-下）。如此作為，往往只是為了一個歷史責任，那就是善加保護書籍，讓固有文化獲得綿延傳續。總之，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為了保護家藏典籍得以互古傳世而不致斷絕，確實付出了很多心血，堪為後世愛書者的典範。

二、修復保護

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的藏書家普遍認為書籍乃人間至寶，不可等閒視之而褻玩焉。他們正是以如此崇敬的心態面對書籍，故能對於藏書的保護處處用心。他們認為惟有真心護書，才是真藏書，所以，每逢書籍外觀破損散亂，他們就會立刻加以修復整治，保護心愛的藏書。

（一）裝幀整潔

將藏書裝訂整齊，以便度藏及利用，是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典藏圖書的日常重要工作。常熟縣藏書家孫樓，建「博雅堂」，藏書逾萬卷。嘗自稱：「嘉靖庚戌（29年，1550），命梓人作鉅廚六，余類而

疊之，計向來貲致，并交遊贈遺者，殆逾萬卷。咸躬自校，手為裝池，錯簡脫幅，百鮮一二。雖麗謝牙軸，而陋無絕韋，視貧士之藏則已過矣！」（孫樓，1997，頁15上）。可見他對於透過裝幀整潔來保護藏書的重視。

為了心愛藏書的外觀能夠隨時保持完好整潔，太倉州藏書家王世貞甚至延聘當時知名的強姓裝幀師傅為座上賓客，常駐其家，並給予豐厚的酬贈。時人指稱：

王弇州公（王世貞）世具法眼，家多珍祕，深究裝潢。延強氏為座主賓，贈貽甚厚，一時好事，靡然嚮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湯氏、強氏，其門如市。強氏蹤跡，半在「弇州園」。（周嘉胄，1967，頁12下-13上）

王世貞乃是當時名震江南的文壇領袖及大藏書家，他延聘裝幀師傅為座賓的風流雅事，很快地就傳遍了整個江南，成為許多藏書家效法的典範。

一般而言，藏書的裝幀首先講究封面的材質，因為封面是保護藏書外觀，讓書籍得以保持完整及美觀的重要組成。明末常熟縣藏書家毛晉裝幀保護書籍之法，廣為後人津津樂道。《藏書紀要》載：

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襯料，壓平伏裱。面用洒金墨箋，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內用科舉連裱裏，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孫從添，1984，頁28）

而毛晉之子毛辰（1640-？），「裝訂書面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紙更佳」（孫從添，1984，頁26-27）。可見毛氏「汲古閣」對於藏書的裝幀十分重視，所選用的紙張都具有諸如經久耐用、保護內頁、抗磨損、美觀，甚至防蠹蟲等特性，不但可以保持書籍的整潔，不受侵蝕或損害，同時也能夠讓經過整修後的圖書維持原來古雅的外觀，暗合今人古籍修復「整舊如舊」的概念。由於毛氏父子對書籍的裝潢得法，使得現存「汲古閣」藏書數量十分可觀，品質亦甚佳，故常熟毛氏保護古籍居功厥偉，絕非過譽。

（二）除霉避蠹

一般而言，藏書保護基本上必須講究圖書裝訂、書架排放、防火、防蟲以及曝書等方面的管理辦法（張樹華，1991）。而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在書籍的典藏與使用上，也多半參用古人的一些護書經驗。

例如嘉興縣藏書家項元汴認為日常貯放書籍的環境控制非常重要，他指出：「藏書於未梅雨之前，曬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辟蠹」（項元汴，1995，頁20下-21上）。

古人曝書，通常選在「伏日」，而1年中有3次「伏日」，即農曆夏至後第3庚日起為「初伏」，第4庚日起是「中伏」，立秋後為「末伏」（劉兆祐，1997）。他們選擇夏天至秋天這一段氣候乾燥爽朗的日子，將珍藏於室內的書籍取出戶外排列曝曬，除了以此殺蠹防蛀，也可保持書籍不致受潮（任繼愈，2001）。此外，古代藏書家平時很難有機會逐一檢視每一本圖書的狀況，而曝書就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往往得以順便閱讀檢視。例如明末嘉興藏書家李日華便曾說：「朱季長貽余《壽州志》。偶映曝揭之，見〈耆義傳〉一事頗奇」（李日華，1996，頁431）。當然，若遇到需要修補裝幀的地方，也能藉此及時處理，達到曬書的最佳效果（熊靜，2019）。

除了選擇「伏日」曝書外，身居江南氣候區內的明代藏書家們，也有人主張必須在梅雨季節到來之前便先完成曝書工作，如此才可防潮防霉。同時，還需要搭配一些其他的護書祕方，來保證書籍整年都不會受到霉濕、蠹魚的損害。例如元末明初，松江府藏書家曹昭便曾指出：

收藏書籍之法，當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頃放書櫃中，以紙糊外門及周隅小縫，令不通風，即不蒸濕。古人藏書，多用芸香辟蠹，今之七里香是也。麝香收書櫃中，亦辟蠹。一法用樟腦，亦佳。（曹昭，1573，頁10下）

除了將書曝曬之外，防止書籍被蠹蟲蛀蝕，也是藏書家對於書籍保護的重要方式一。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的藏書家們於是多方吸取了前人的經驗，並針對藏書的自然條件進行許多探討，然後體現於自身的藏書實務中，終究使得所藏書籍得到很好的保護（任繼愈，2001）。而在自身的經驗上，他們不但頗具心得，同時還融入一些前人防蠹的方法。如在防蠹的藥物上，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的藏書家也掌握了一些古法祕方。華亭縣藏書家陳繼儒即認為：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碗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閣，今不復存。香草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菖蒲也。（陳繼儒，1995a，頁9下）

除了利用七里香葉來防止蠹蟲外，陳繼儒又指出：「隴州有魚石子，置書籍中能辟蠹」（陳繼儒，1995a，頁31下），此乃陳繼儒在書籍防蠹上的新發現。而杭州府藏書家張岱也認為焚燒七里香葉可以防止蠹蟲戕害蛀蝕書籍，他說：「芸香草能避蠹，藏書者用以薰之，故書曰：『芸編』。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張岱，2005，頁197）。

以上作法，都是在前人防蠹知識的基礎上，益之以自身經驗融合而成的護書舉措。相信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在避蠹方面所發展出的經驗與秘方，對於後世藏書家或典藏機構而言，仍然具有許多參考價值。

（三）修復秘方

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在修補書籍的過程中，也逐漸累積出許多個人經驗。譬如在裝潢或圖書修復時使用的漿糊，必須具備黏性佳、快乾、無臭、透色、不傷書籍材質，以及防蟲、防霉、耐久等諸多功效。為此，江陰縣藏書家李如一（1557-1630）便曾經取法鄉賢張袞（1487-1564）裝幀及修復圖書的秘方，教導藏書家們自製沾黏紙張使用的專用漿糊。他說：「凡接紙縫如一線，日久不脫，用楮樹汁，白麵、白芨末，調和為糊」（李如一，1985，頁1上）。關於圖書裝幀或修補時使用的漿糊，許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都有一些私人配方。例如秀水縣藏書家馮夢禎也曾經提出一個方法，他說：

用麵拈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起為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受微濕。（馮夢禎，1997，頁24下-25上）

又如仁和縣藏書家高濂（1573-1620）也曾經透露自家修護圖書時專用漿糊的製作方法，他說：

白麵一斤，浸三五日，候酸臭作過，入白芨麵五錢、黃蠟三錢、白芸香三錢、石灰末一錢、官粉一錢、明礬二錢，用花椒一二兩煎湯，去椒，先投蠟、礬、芸香、石灰、官粉，熬化入麪作糊，粘粘不脫。又法以麵一斤，入白芨末二兩、豆粉五錢，亦妙。（高濂，1573，頁51上）

綜上所舉，皆是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在平日從事圖書補綴作時的秘方，不論是透過總結前人的經驗，或者是個人日常實務的積累，相信對於當時其他藏書家從事自家圖書的補訂維修，必當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作用和影響力。

至於在校讐書籍時，往往必須在書上直接訂正錯誤字句。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基於本身的校書實務經驗，也創新了一些特殊的訂正技巧和方法。明代書籍因為紙墨材質的關係，一旦發現內容中有錯字，則必須在不破壞頁面的原則下進行修正，技術上具有一定的困難。江陰縣藏書家李如一又取法張袞校書訂正誤字時保護頁面的個人經驗，提出專業見解。他指出：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鈇黃，⁸蓋用之有素矣！
（李如一，1985，頁1上）

李如一認為在訂正圖書誤字時，鉛黃是最為恰當的使用工具。蓋鉛指鉛粉，黃指雌黃，鉛黃，乃鉛粉與雌黃的合稱。鉛黃為古人校讐書籍、塗改錯字時所用的顏料（教育部，n.d.-b）。不過，有別於李如一之病於粉塗而改用鉛黃，華亭縣藏書家陳繼儒則堅持使用粉研塗抹較佳，只是方法上必須稍微改良，他說：

粉研，令極細，以楮樹汁調之，如校書時有誤字，以此塗抹，則與紙無異。粉當用畫家蒸粉，若無楮汁，止當用膠和麩糊亦可。（陳繼儒，1995b，頁2上）

利用這樣的方法不但美觀，也不會破壞原書的材質，可說相當便利。以上諸法，都是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在其自身的校讐生涯裡所發現的一些既有效又便利的方法，相信對於當時藏書界於提升校讐、改正訛誤的技術上，必當有所裨益。

伍、結語

很多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非常注重藏書的保護，紛紛建有藏書樓來貯存心愛的書籍。他們對藏書樓的設計與布局十分考究，尤其著重在災害防範的考量，例如防水、防火、防盜、防蟲霉……等方面，因而累積不少的實務經驗。其次，明代藏書家透過對圖書日常的典藏及裝幀、補葺、校讐、修補、維護等工作，也處處表現出他們對書籍保護的重視。為了使書籍獲得長久的妥善保存，他們不厭其煩地定期進行通

8 《廣韻》指「鉛」同「鉛」（陳強勤，n.d.-b）。

風、曝曬、防蠹滅蟲，不斷嘗試進行許多關於護書方式的有益探索（牛紅亮、張小玲，2009）。

同時，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基於長期觀察前人的經驗記錄，以及透過與同好交流的護書知識，再加上自身藏書實務的積累，進而發展總結出許多保護藏書的理論、知識或方法。有些人更歸納出專門著作以分享同好，並提供後世參考，其中現存較為知名者有長洲縣藏書家文震亨的《長物志》、嘉興縣藏書家項元汴的《蕉窗九錄》、仁和縣藏書家高濂的《雅尚齋遵生八牋》……等皆是。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已普遍意識到圖書保護的必要性，他們所發展與留下的各種圖書保護經驗，自然也特別值得後人承繼與學習（王美英，1994）。

文震亨認為舉凡收藏文物者，本身必須懂得賞鑑及愛護文物。他說：「有收藏而未能識鑒，識鑒而不善閱玩，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不能銓次，皆非能真蓄書畫者」（文震亨，1991，頁1）。藏書自然也是如此，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除了對於藏書的利用相當重視，希望藏書能夠發揮最大的文化作用，所以藏書保護便成為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透過對於藏書樓的營造設計、格局的布置規劃、設備的措理選用、日常使用的管理制度，以及修復補葺、保護圖書的種種巧思，不但達成保護圖書的目的，更讓明代江南的私家藏書樓發揮更大的社會功能，既是當時地域藏書的中心，同時也扮演著文化學術活動樞紐的角色（劉尚恒，1992），一時文士名流雅集，成為知識與智慧交流的重要場所，雅俗共賞。另一方面，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於營建藏書樓時，不論是在防火、防潮、防蠹等方面，除了彙整前代知識，更延伸創造出許多寶貴的經驗。而透過藏書與護書經驗積累與代代相承的方式，就醞釀出一種區域時代的文化傳統，成為中國藏書史的重要瑰寶之一（傅璇琮、謝灼華，2001）。

總之，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以對書籍的癖好與熱愛出發，進而產生保護圖書的文化使命感。從思考藏書樓建築種種護書的設計與布局，以及開發許多能夠妥善管理、謹慎典藏書籍的作法或措施，再加上推行維護書籍外觀與內容的各項步驟和工作，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不但成功地發展出獨具時代與區域色彩的護書理論與文化特徵，也讓大量的古籍得以留傳至今，讓後世有幸目睹古人的知識成果。於今觀之，瞭解明代南京及江南六府藏書家為了保護圖書而付出的種種巧思與努力，姑且不論是否對現代圖書館於典藏工作上可以產生多少啟發或貢獻，但在當前世界逐漸倚賴數位文獻的潮流下，不僅是對以往紙質文獻

維護理論的一種回顧和反思，也可鼓舞今日仍舊喜愛紙本圖書的同好們，一起為發揚傳統優良的愛書文化而持續奮鬥不懈。

誌謝

謹向二位尊敬的審查委員暨本刊編輯團隊致上最大謝忱！由於他們的悉心指導和協助，讓本文得以減少很多錯誤，特此感謝！

參考文獻

- 丁申（1980）。武林藏書錄。在楊家駱（編），中國目錄學名著（第1集，第6冊）。臺北市：世界書局。【Ding, S. (1980). *Wu lin cang shu lu*. In J. L. Yang (Ed.), *Zhong guo mu lu xue ming zhu* (di 1 ji, Vol. 6). Taipei: The World Book. (in Chinese)】
- 丁海斌（2015）。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史。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Ding, H.-B. (2015). *Zhong guo gu dai ke ji wen xian shi*.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不著撰人（1964）。牧齋遺事。在國粹學報社（編），古學彙刊。臺北市：臺灣力行書局。【Anonymous (1964). *Mu zhai yi shi*. In Guo cui xue bao she (Ed.), *Gu xue hui kan*. Taipei: Taiwan Li Xing Shu Ju. (in Chinese)】
- 王世貞（1577）。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市：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5年王氏世經堂刊本。【Wang, S.-Z. (1577). *Yan zhou shan ren si bu gao*.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Ming Wan Li 5 nian Wang shi shi jing tang kan ben. (in Chinese)】
- 王美英（1994）。試論明代的私人藏書。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15-119。【Wang, M.-Y. (1994). *Shi lun ming dai de si ren cang shu*.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4, 115-119. (in Chinese)】
- 王美英（2015）。試論明代的文獻保護（天一閣文叢，第13輯）。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Wang, M.-Y. (2015). *Shi lun ming dai de wen xian bao hu* (Tian yi ge wen cong, di 13 ji).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王彬、徐用儀（1975）。海鹽縣志（清光緒二年刊本）。在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07號）。臺北市：成文出版社。【Wang, B., &

- Xu, Y.-Y. (1975). Hai yan xian zhi (Qing Guangxu 2 nian kan ben). In *Zhong guo fang zhi cong shu* (hua zhong di qu, No. 207).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in Chinese)】
- 王國強（1993）。明代藏書事業歷史背景探論。山東圖書館季刊，3，13-17。【Wang, G.-Q. (1993) Ming dai cang shu shi ye li shi bei jing tan lun. *Shan Dong Library Quarterly*, 3, 13-17. (in Chinese)】
- 王國強（2015）。中國古代文獻的保護。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Wang, G.-Q. (2015) *Zhong guo gu dai wen xian de bao hu*.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王蕾（2013）。明清時期藏書樓建築保護思想研究。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63-67。【Wang, L. (2013). Study on the library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 63-67. (in Chinese)】
- 王鐵蘭（2009）。中國古代紙質文獻保護方法漫談。懷化學院學報，9，152-154。doi:10.16074/j.cnki.cn43-1394/z.2009.09.045【Wang, T.-L. (2009). A casual discussion about conservation methods of paper document in ancient China. *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 9, 152-154. doi:10.16074/j.cnki.cn43-1394/z.2009.09.045 (in Chinese)】
- 牛紅亮、張小玲（2009）。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當代圖書館，1，33-37。【Niu, H.-L., & Zhang, X.-L. (2009). Lue lun ming dai de si jia cang shu. *Dang Dai Tu Shu Guan*, 1, 33-37. (in Chinese)】
- 毛晉（1980）。增補津逮秘書。京都：中文出版社。【Mao, J. (1980). *Zeng bu jin dai mi shu*. Kyoto: Zhong Wen Chu Ban She. (in Chinese)】
- 文震亨（1991）。長物志。在國學扶輪社（輯），古今說部叢書（第1集）。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Wen, Z.-H. (1991). Zhang wu zhi. In Guo xue fu lun she (Ed.), *Gu jin shuo bu cong shu* (di 1 j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文徵明（1987）。文徵明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Wen, Z.-M. (1987). Wen zheng ming j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in Chinese)】
- 朱琴暉（1999）。中國古代的藏書技術。藝術科技，1，36-38。【Zhu, Q.-H. (1999). Zhong guo gu dai de cang shu ji shu.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36-38. (in Chinese)】
- 朱彝尊（1989）。曝書亭集。臺北市：世界書局。【Zhu, Y.-Z. (1989). *Pu shu ting ji*. Taipei: The World Book. (in Chinese)】

- 任繼愈 (2001)。中國藏書樓。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Ren, J.-Y. (2001). *Zhong guo cang shu lou*.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李日華 (1996)。味水軒日記。上海市：上海遠東出版社。【Li, R.-H. (1996). *Wei shui xuan ri ji*.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in Chinese)】
- 李如一 (1985)。水南翰記。在筆記小說大觀 (38編, 第4冊)。臺北市：新興書局。【Li, R.-Y. (1985). *Shui nan han ji*. In *Bi ji xiao shuo da guan* (38 bian, Vol. 4). Taipei: Xin Xing Shu Ju. (in Chinese)】
- 李伯重 (2000)。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Li, B.-Z. (2000). *Jiang nan de zao qi gong ye hua 1550-1850 nia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n Chinese)】
- 李致忠 (1995)。中國古代的圖書保護。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6, 80-86。【Li, Z.-Z. (1995). *Zhong guo gu dai de tu shu bao hu*.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 Modernization*, 6, 80-86. (in Chinese)】
- 李家碩 (2019)。論明代的文獻保護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天津師範大學文物與博物館研究所, 天津市。【Li, J.-S. (2019). *A study on the document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Ming dynast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in Chinese)】
- 李家駒 (1987)。我國古代藏書樓的典藏管理與利用 (上)。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25(1), 96-110。【Lee, J.-J. (1987).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use in ancient Chinese librari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25(1), 96-110. (in Chinese)】
- 李家駒 (2005)。中國古代藏書管理。在杜潔祥 (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第6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Lee, J.-J. (2005). *Zhong guo gu dai cang shu guan li*. In J. X. Du (Ed.), *Gu dian wen xian yan jiu ji kan* (chubian, Vol. 6). New Taipei City: Huamulan Culture. (in Chinese)】
- 何良俊 (1997)。四友齋叢說。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第11冊)。北京市：中華書局。【He, L.-J. (1997). *Si you zhai cong shuo*. In *Yuan ming shi liao bi zi cong kan* (Vol. 11).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吳修琴 (2007)。中國古代私人藏書發展述略。農業圖書情報學刊, 19(7), 142-145。【Wu, X.-Q. (2007). Brief narr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rivate librar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 in Agriculture*, 19(7), 142-145. (in Chinese)】
- 宋國臣（2006）。明代藏書樓書目編製之考述。四川圖書館學報，6，55-58。【Song, G.-C. (2006).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atalogue of the storehouse for books in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ociety of Sichuan*, 6, 55-58. (in Chinese)】
- 周少川（1998）。古代私家藏書措理之術管窺。中國典籍與文化，3，21-26。【Zhou, S.-C. (1998). Gu dai si jia cang shu cuo li zhi shu guan kui. *Chinese Classic & Culture*, 3, 21-26. (in Chinese)】
- 周少川（1999）。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Zhou, S.-C. (1999). *Cang shu yu wen hua: Gu dai si jia cang shu wen hua yan jiu*.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in Chinese)】
- 周嘉胄（1967）。裝潢志。在嚴一萍（編），百部叢書集成之二十四。新北市：藝文印書館。【Zhuo, J.-Z. (1967). Zhuang huang zhi. In Y. P. Yan (Ed.), *Bai bu cong shu ji cheng zhi 24*. New Taipei City: Yee Wen Publishing. (in Chinese)】
- 林明（2012a）。中國古代文獻保護研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Lin, M. (2012a). *Zhong guo gu dai wen xian bao hu yan jiu*. Kwe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林明（2012b）。古代曝書及得失。圖書館學刊，4，117-122。【Lin, M. (2012b). Gu dai pu shu ji de shi.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4, 117-122. (in Chinese)】
- 林琳（2012）。明清私家藏書的采藏與保護。圖書館學刊，4，126-128。【Lin, L. (2012). Ming qing si jia cang shu de cai cang yu bao hu.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4, 126-128. (in Chinese)】
- 卓發之（2000）。鹿籬集。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7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Zhuo, F.-Z. (2000). Lu li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 bu, Vol. 107)*.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邵寶（1518-1522）。容春堂集。臺北市：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13年嘉靖元年内江張偉武林遞刊本。【Shao, B. (1518-1522). *Rong chun tan gji*.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Ming Zhengde 13 nian Jiajing yuan nian nei jiang zhang wei wu lin di kan ben. (in Chinese)】
- 姚士粦（1985）。見只編。在新文豐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 119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Yao, S.-L. (1985). Jian zhi bian. In Xin wen feng bian ji bu (Ed.), *Cong shu ji cheng xin bian* (Vol. 119).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in Chinese)】
- 施峻 (1997)。璉川詩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101冊)。臺南市：莊嚴文化。【Shi, J. (1997). Lian chuan shi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 101).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郝逢慶 (1986)。書畫題跋記。在紀昀等 (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子部，第816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Yu, F.-Q. (1986). Shu hua ti ba ji. In Y. Ji et al (Eds.),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zi bu, Vol. 81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郎瑛 (1998)。七脩類稿。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Lang, Y. (1998). *Qi xiu lei gao*.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胡維青、劉曉武、陳少川 (2003)。傳統藏書保護方法的研究與借鑒。圖書館雜誌，12，32-34。doi:10.13663/j.cnki.lj.2003.12.012【Hu, W.-Q., Liu, X.-W., & Chen, S.-C. (2003). Chuan tong cang shu bao hu fang fa de yan jiu yu jie jian. *Library Journal*, 12, 32-34. doi:10.13663/j.cnki.lj.2003.12.012 (in Chinese)】
- 胡應麟 (1980)。少室山房筆叢。在楊家駱 (編)，讀書劄記叢刊 (第2集)。臺北市：世界書局。【Hu, Y.-L. (1980). Shao shi shan fang bi cong. In J. L. Yang (Ed.), *Du shuzha jicong kan* (di 2 ji). Taipei: The World Book (in Chinese)】
- 奚可楨 (2006)。從建築學角度探析古籍保護方法。東南文化，2，94-96。【Xi, K.-Z. (2006). Protection techniques of ancient books in view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Culture*, 2, 94-96. (in Chinese)】
- 袁東珏 (1998)。我國古代藏書的保護——兼談曝書。四川圖書館學報，2，76-80，20。【Yuan, D.-J. (1998). Wo guo gu dai cang shu de bao hu – Jian tan pu shu.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ociety of Sichuan*, 2, 76-80, 20. (in Chinese)】
- 徐凌志 (2006)。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江西圖書館學刊，4，58-59。【Xu, L.-Z. (2006). Zhong guo gu dai de cang shu bao hu li nian ji cuo shi. *The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Jiangxi*, 4, 58-59. (in Chinese)】
- 孫從添 (1984)。藏書紀要。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Sun, C.-T.

- (1984). *Cang shu ji yao*.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in Chinese)】
- 孫樓 (1997)。刻孫百川先生文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112冊)。臺南市：莊嚴文化。【Sun, L. (1997). Ke Sun Bai-Chuan xian sheng wen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 112).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孫蘊 (2018)。明代書目研究 (上)。在潘美月、杜潔祥 (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27編，第2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Sun, Y. (2018). Ming dai shu mu yan jiu (shang). In M. Y. Pan & J. X. Du (Eds.), *Gu dian wen xian yan jiu ji kan* (27 bian, Vol. 2). New Taipei City: Huamulan Culture. (in Chinese)】
- 高濂 (1573)。雅尚齋遵生八牋。臺北市：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建邑書林熊氏種德堂刊本。【Gao, L. (1573). *Ya shang zhai zun sheng ba jian*.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Ming Wanli jian jian yi shu lin Xiong shi zhong de tang kan ben. (in Chinese)】
- 張一民 (1997)。「借書一痴，還書一痴」辨。圖書館建設，1，74-75。【Zhang, Y.-M. (1997). “Jie shu yi chi, huan shu yi chi” bian. *Library Development*, 1, 74-75. (in Chinese)】
- 張玉萍 (2012)。論古代私人藏書樓的書籍保護措施。蘭臺世界，15，15-16。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2.15.049【Zhang, Y.-P. (2012). Lun gu dai si ren cang shu lou de shu ji bao hu cuo shi. *Lantai World*, 15, 15-16. 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2.15.049 (in Chinese)】
- 張岱 (1977)。史闕。臺北市：華世出版社。【Zhang, D. (1977). *Shi que*. Taipei: Hua Shi Chu Ban She. (in Chinese)】
- 張岱 (2005)。夜航船。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Zhang, D. (2005). *Ye hang chuan*.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張寅、周士佐 (1990)。太倉州志。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 (第20冊)。上海：上海書店。【Zhang, Y., & Zhou, S.-Z. (1990). Tai cang zhou zhi. In *Tian yi ge cang ming dai fang zhi xuan kan xu bian* (Vol. 20).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in Chinese)】
- 張貴江 (2003)。古代圖書的藥物防蠹。圖書與情報，4，77-78。【Zhang, G.-J. (2003). Gu dai tu shu de yao wu fang d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4, 77-78. (in Chinese)】

- 張圍東 (2022)。古籍之美：古籍文獻典藏與管理。臺北市：方集出版社。【Zhang, W.-D. (2022). *Gu ji zhi mei: Gu ji wen xian dian cang yu guan li*. Taipei: Fang Ji Chu Ban She (in Chinese)】
- 張樹華 (1991)。中國古代藏書的管理制度和管方法。圖書館雜誌，5，17-19。doi:10.13663/j.cnki.lj.1991.05.010【Zhang, S.-H. (1991). Regulatory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methods for ancient Chinese collections. *Library Journal*, 5, 17-19. doi:10.13663/j.cnki.lj.1991.05.010 (in Chinese)】
- 教育部 (n.d.-d)。團瓢。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檢自<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55147&q=1&word=%E5%9C%98%E7%93%A2>【Ministry of Education. (n.d.-a). Tuan piao. *Revised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55147&q=1&word=%E5%9C%98%E7%93%A2> (in Chinese)】
- 教育部 (n.d.-c)。雌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檢自<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40442&q=1&word=%E9%9B%8C%E9%BB%83>【Ministry of Education. (n.d.-b). Ci huang. *Revised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40442&q=1&word=%E9%9B%8C%E9%BB%83> (in Chinese)】
- 教育部 (n.d.-a)。黃蘗。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檢自<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86386&q=1&word=%E9%BB%83%E8%98%97>【Ministry of Education. (n.d.-c). Huang bo. *Revised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86386&q=1&word=%E9%BB%83%E8%98%97> (in Chinese)】
- 教育部 (n.d.-b)。鉛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檢自<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0677&word=%E9%89%9B%E9%BB%83#searchL>【Ministry of Education. (n.d.-d). Qian huang. *Revised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0677&word=%E9%89%9B%E9%BB%83#searchL> (in Chinese)】
- 陳山毓 (2000)。陳靖質居士文集。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14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Chen, S.-Y. (2000). *Chen jing zhi ju shi wen ji*. In *Si ku jin hui*

-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 bu, Vol. 14).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陳作霖（1970）。金陵通傳（清光緒三十年刊本）。在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區，第38號）。臺北市：成文出版社。【Chen, Z.-L. (1970). *Jin ling tong chuan* (qing guang xu 30 nian kan ben). In *Zhong guo fang zhi cong shu* (hua zhong di qu, No. 38).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in Chinese)】
- 陳冠至（2002）。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市：明史研究小組。【Chen, K.-C. (2002). *Ming dai de jiang nan cang shu—cang shu jia de cang shu huo dong yu cang shu sheng huo*. Yilan: Ming Shi Yan Jiu Xiao Zu. (in Chinese)】
- 陳冠至（2006）。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市：明史研究小組。【Chen, K.-C. (2006). *Ming dai de jiang nan cang shu—Wu fu cang shu jia de cang shu huo dong yu cang shu sheng huo*. Yilan: Ming Shi Yan Jiu Xiao Zu. (in Chinese)】
- 陳冠至（2014）。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Chen, K.-C. (2014). *Ming dai Nanjing si ren cang shu yan jiu*. Taipei: Student Book. (in Chinese)】
- 陳強勤（n.d.-a）。觚。康熙字典網上版。檢自 <https://www.kangxizidian.com/search/index.php?stype=Word&sword=%E8%A7%9A&detail=y> 【Chen, Q.-Q. (n.d.-a). Gu. *Kang xi zi dian wang shang b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angxizidian.com/search/index.php?stype=Word&sword=%E8%A7%9A&detail=y> (in Chinese)】
- 陳強勤（n.d.-b）。鈇。康熙字典網上版。檢自 <https://www.kangxizidian.com/search/index.php?stype=Word&sword=%E9%88%86&detail=y> 【Chen, Q.-Q. (n.d.-b). Qian. *Kang xi zi dian wang shang b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angxizidian.com/search/index.php?stype=Word&sword=%E9%88%86&detail=y> (in Chinese)】
- 陳繼儒（1995a）。珍珠船。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48冊）。臺南市：莊嚴文化。【Chen, J.-R. (1995a). *Zhen zhu chuan*.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zi bu, Vol. 148).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陳繼儒（1995b）。岩棲幽事。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8冊）。臺南市：莊嚴文化。

- 【Chen, J.-R. (1995b). Yan qi you sh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zi bu, Vol. 118).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閔永慶、梅生啟 (2015)。明清時期藏書建築建造中的保護觀念透析。蘭臺世界，10，116-117。【Yan, Y.-Q., & Mei, S.-Q. (2015). Ming Qing shi qi cang shu jian zhu jian zao zhong di bao hu guan nian tou xi. *Lantai World*, 10, 116-117. (in Chinese)】
- 曹昭 (1573)。新增格古要論。臺北市：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新都黃正位等校刊本。【Cao, -Z. (1573). *Xin zeng ge gu yao lun*.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Ming WanLi Jian Xin Du Huang Zheng Wei Deng Xiao Kan Ben. (in Chinese)】
- 曹溶 (1964)。流通古書約。在鮑廷博 (編)，知不足齋叢書 (第5集)。臺北市：興中書局。【Cao, R. (1964). Liu tong gu shu yue. In B. T. Bo (Ed.), *Zhi bu zu zhai cong shu* (Vol. 5). Taipei: Xing Zhong Shu Ju. (in Chinese)】
- 陸容 (1997)。菽園雜記。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Lu, R. (1997). Shu yuan za ji. In *Yuan ming shi liao bi ji cong k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陸深 (1976)。春風堂隨筆。在筆記小說大觀 (13編，第5冊)。臺北市：新興書局。【Lu, S. (1976). Chun feng tang sui bi. In *Bi ji xiao shuo da guan* (13 bian, Vol. 5). Taipei: Xin Xing. (in Chinese)】
- 陸深 (1986)。儼山外集。在紀昀等 (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子部，第885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Lu, S. (1986). Yan shan wai ji. In Y. Ji et al (Eds.),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zi bu, Vol. 88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許雅玲 (2011)。古代私人藏書樓防火典範及其防火之道。蘭臺世界，7，64-65。【Xu, Y.-L. (2011). Gu dai si ren cang shu lou fang huo dian fan ji qi fang huo zhi dao. *Lantai World*, 7, 64-65. (in Chinese)】
- 程千帆、徐有富 (1998)。校讎廣義·典藏編。濟南市：齊魯書社。【Cheng, Q.-F., & Xu, Y.-F. (1998). *Jiao chou guang yi, Dian cang bian*. Jinan: Shandong Qilu Press. (in Chinese)】
- 項元汴 (1995)。蕉窗九錄。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第118冊)。臺南市：莊嚴文化。【Xiang, Y.-B. (1995). Jiao chuang jiu lu.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 Vol. 118).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傅杰（2000）。明代以前的古籍校勘述略。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3)，85-90。【Fu, J. (2000). A brief survey of ancient books emendation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4(3), 85-90. (in Chinese)】
- 傅璇琮、謝灼華（2001）。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Fu, X.-C., & Xie, Z.-H. (2001). *Zhong guo cang shu tong shi*. Ningbo: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黃省曾（1522-1566）。五嶽山人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藏明嘉靖間吳郡黃氏家刊本。【Huang, S.-Z. (1522-1566). *Wu yue shan ren ji*. Taipei: Academia Sinica Mingjia Jing Jian Wu Jun Huang Shi Jia Kan Ben. (in Chinese)】
- 黃訓（1559）。黃潭先生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藏明嘉靖38年新安黃氏刊本。【Huang, X. (1559). *Huang tan xian sheng wen ji*. Taipei: Academia Sinica Ming Jia Jing 38 nian Xin An Huang Shi Kan Ben. (in Chinese)】
- 焦紘（2000）。焦氏澹園集。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61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Jiao, H. (2000). *Jiao shi dan yuan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 bu, Vol. 61).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馮淳玲（2003）。古代藏書之保護。圖書與情報，4，75-76、78。【Feng, C.-L. (2003). *Gu dai cang shu zhi bao h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4, 75-76,78.】
- 馮夢禎（1997）。快雪堂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4冊）。臺南市：莊嚴文化。【Feng, M.-Z. (1997). *Kuai xue tang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 164).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楊慎（1809）。槿戶錄。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嘉慶14年李氏萬卷樓刻本。【Yang, S. (1809). *Jin hu lu*.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Qing Jiaqing 14 nian Li shi wan juan lou ke ben. (in Chinese)】
- 楊慎（1986）。升菴集。在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09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Yang, S. (1986). *Sheng an ji*. In Y. Ji et al (Eds.),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ji

- bu, Vol. 20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萬士和 (1997)。萬文恭公摘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109冊)。臺南市：莊嚴文化。【Wan, S.-H. (1997). Wan wen gong gong zhai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 109).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萬曉 (2019)。明代私人藏書保護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武漢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武漢市。【Wan, X. (2019). *Ming dai si ren cang shu bao hu yan jiu*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in Chinese)】
- 葉昌熾 (1980)。藏書紀事詩。在楊家駱 (編)，中國目錄學名著 (第1集，第6冊)。臺北市：世界書局。【Ye, C.-C. (1980). Cang shu ji shi shi. In J. L. Yang (Ed.), *Zhong guo mu lu xue ming zhu* (di 1 ji, Vol. 6). Taipei: The World Book. (in Chinese)】
- 葉盛 (1985)。菘竹堂書目。在新文豐編輯部 (編)，叢書集成新編 (第2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Ye, C. (1985). *Lu zhu tang shu mu*. In Xin wen feng bian ji bu (Ed.), *Cong shu ji cheng xin bian* (Vol. 2).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in Chinese)】
- 鄒桂香 (2018)。明清時期私家藏書火厄問題考述。山東圖書館學刊，3，38-43。【Zou, G.-X. (2018). Ming qing shi qi si jia cang shu huo e wen ti kao shu. *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 3, 38-43. (in Chinese)】
- 過庭訓 (1991)。明分省人物考。在周駿富 (輯)，明代傳記叢刊 (第131卷)。臺北市：明文書局。【Guo, T.-X. (1991). Ming fen sheng ren wu kao. In J. L. Zhou (Ed.), *Ming dai zhuan ji cong kan* (di 131 juan). Taipei: Ming Wen Shu Ju. (in Chinese)】
- 趙用賢 (2000)。松石齋集。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41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Zhao, Y.-X. (2000). Song shi zhai ji.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ji bu, Vol. 41).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趙俊 (2017)。古代藏書樓藏書保護給現代圖書館的啟示。圖書館研究與工作，5，40-43。【Zhao, J. (2017). Learning useful methods of preserving collections from ancient librarie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5, 40-43. (in Chinese)】

- 趙琦美（1994）。脈望館書目。在馮惠民、李萬健等（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頁1374-1485）。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Zhao, Q.-M. (1994). *Mai wang guan shu mu*. In H. M. Feng & W. J. Li et al (Eds.), *Ming dai shu mu ti ba cong kan* (pp. 1374-1485). Beijing: Shu Mu Wen Xian Chu Ban She. (in Chinese)】
- 寧聖紅、王艷翠（2008）。談明代藏書樓建築的文獻保護功能。圖書館界，4，1-3、7。【Ning, S.-H., & Wang, Y.-C. (2008). *Tan Ming dai cang shu lou jian zhu de wen xian bao hu gong neng*. *Library World*, 4, 1-3,7. (in Chinese)】
- 熊靜（2019）。明清常熟派藏書「措理之術」探析。圖書館建設，2，43-49、57。【Xiong, J. (2019). *Study on collection management of changshu school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Library Development*, 2, 43-49, 57. (in Chinese)】
- 臧懋循（1997）。負苞堂詩選五卷文選四卷。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8冊）。臺南市：莊嚴文化。【Zang, M.-X. (1997). *Fu bao tang shi xuan 5 juan wen xuan 4 juan*.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 168).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鄭元慶（1969a）。吳興藏書錄。在喬衍琯（編），書目三編。臺北市：廣文書局。【Zheng, Y.-Q. (1969a). *Wu xing cang shu lu*. In Y. G. Qiao (Ed.), *Shu mu san bian*. Taipei: Guang Wen Shu Ju. (in Chinese)】
- 鄭元慶（1969b）。湖錄經籍考。在喬衍琯（編），書目三編。臺北市：廣文書局。【Zheng, Y. -Q. (1969b). *Hu lu jing ji kao*. In Y. G. Qiao (Ed.), *Shu mu san bian*. Taipei: Guang Wen Shu Ju. (in Chinese)】
- 鄭鍾祥等（1904）。常昭合志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藏清光緒甲辰30年活字本。【Zheng, Z.-X. et al. (1904). *Chang zhao he zhi gao*. Taipei: Academia Sinica Qing GuangXu Jia Chen 30 Nian Huo Zi Ben. (in Chinese)】
- 劉兆祐（1997）。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Liu, Z.-Y. (1997). *Ren shi gu ji ban ke yu cang shu jia*.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in Chinese)】
- 劉尚恒（1992）。樂宜偕眾，書不藏家——再論我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流通。四川圖書館學報，4，71-76。【Liu, S.-H. (1992). *Yue yi xie zhong, Shu bu cang jia—Zai lun wo guo gu dai si jia cang shu de liu*

- tong.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ociety of Sichuan*, 4, 71-76. (in Chinese)】
- 劉長清 (2014)。論中國古代藏書的管理制度與方法。黑龍江史志，1，204。【Liu, C.-Q. (2014). Lun zhong guo gu dai cang shu de guan li zhi du yu fang fa. *Heilongjiang Shizhi*, 1, 204. (in Chinese)】
- 劉意成 (1983)。私人藏書與古籍保存。圖書館雜誌，3，47、60-61。【Liu, Y.-C. (1983). Si ren cang shu yu gu ji bao cun. *Library Journal*, 3, 47, 60-61. (in Chinese)】
- 樊維城、胡震亨等 (1996)。天啟海鹽縣圖經。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第208冊)。臺南市：莊嚴文化。【Fan, W.-C., & Hu, Z.-H. et al. (1996). *Tian qi hai yan xian tu jing*.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 bu, Vol. 208). Tainan: Solemn Culture. (in Chinese)】
- 錢萬里、陸漢榮 (2004a)。古代蘇州藏書家以抄書保存留傳典籍功績評述。新世紀圖書館，2，67-70。【Qian, W.-L., & Lu, H.-R. (2004a). Discussions on the achievement of ancient bibliophiles in Suzhou. *New Century Library*, 2, 67-70. (in Chinese)】
- 錢萬里、陸漢榮 (2004b)。古代蘇州藏書家以抄書、刻書保存留傳典籍的功績。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22-25。【Qian, W.-L., & Lu, H.-R. (2004b). Discussion on the achievements of ancient bibliophiles in Suzhou who preserved and passed down the ancient books by copying and transcribing books. *Journal of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2, 22-25. (in Chinese)】
- 錢謙益 (2003)。牧齋有學集。在錢牧齋全集 (第7-8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Qian, Q.-Y. (2003). *Mu zhai you xue ji*. In *Qian mu zhai quan ji* (Vol. 7-8).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in Chinese)】
- 霍艷芳、萬亞萍 (2015)。范欽與天一閣藏書保護措施研究。圖書館工作與研究，7，76-79。【Huo, Y.-F., & Wan, Y.-P. (2015). Study on Fan Qi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ianyige's collection. *Library Work and Study*, 7, 76-79. (in Chinese)】
- 薛慧芳 (2013)。中國古代藏書保護考略。蘭臺世界，8，85-86。【Xue, H.-F. (2013). Zhong guo gu dai cang shu bao hu kao lue. *Lantai World*, 8, 85-86. (in Chinese)】

- 魏秀萍（2012）。明清時期江南私家藏書樓及其文化傳承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所，蘭州市。【Wei, X.-P. (2012). *The research of jiangnan private libra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in Chinese)】
- 魏際瑞（1991）。讀書法。在國學扶輪社（輯），古今說部叢書（第1集）。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Wei, J.-R. (1991). *Du shu fa*. In Guo xue fu lun she (Ed.), *Gu jin shuo bu cong shu* (di 1 j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羅木華、洪芳林（2022）。中國古代藏書樓建築設計研究：要素、驅動與啟示。圖書館，12，88-95。【Luo, M.-H., & Hong, F.-L. (2022). Research o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buildings: Elements, drivers and inspirations. *Library*, 12, 88-95. (in Chinese)】
- 顧起元（1997）。客座贅語。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Gu, Q.-Y. (1997). *Ke zuo zhui yu*. In *Yuan ming shi liao bi ji cong kan*. Beijing: Zhong Hua. (in Chinese)】
- 龔立本（1991）。煙艇永懷。在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28冊）。臺北市：明文書局。【Gong, L.-B. (1991). *Yan ting yong huai*. In J. F. Zhou (Ed.), *Ming dai zhuan ji cong kan* (Vol. 128). Taipei: Ming Wen Shu Ju. (in Chinese)】

Treasure Them Always! The Book Protection Activities by Book Collectors of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Ming Dynasty

Kuan-Chih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Bo-Yi Ch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in ancient China were usually damaged or sabotaged by various disasters, including floods, fires, insects, mildew, theft, etc. As a result, book protec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focus 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In the Ming Dynasty,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and they generally were aware of the necessity of book protec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beloved classics in the life of book collection, they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redecessors and even further developed many effective methods of book protection. Such book protection methods, include book binding and repairing, arrangement of bookshelves, use management, fire prevention, flood prevention, insect prevention, mildew prevention, and theft prevention. These book protection methods are of great value and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learning by future generations. Due to the reasons above, this study focuses on areas, such as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where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flourished and achieved their peak.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and investigates various ingenious ideas used by

book collectors by probing into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building structures and safety of libraries, the adequate collection and use management of books, and the ordinary protection and repair of books.

Method

This study employs the general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o co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evidence and then uses the induction method to reach reasonable conclusions. Based on many years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 author refers to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at is more relevant to the research topic in order to collect more extensive and diverse materials (such as Literary Sketches,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Local Gazetteer, and Inscription and Postscript), bibliography, letters, special works of ancient bibliophiles, etc. as evidence. Moreover, the author also utilizes some quantitative or statistical methods to collect and disclose various book protection activities completed by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sampling principle. Lastly, this study performs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such activities to reach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se methods form the basis to explain historical phenomena.

Results

The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book protection and built libraries one by one to store the believed books. The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and layout of libraries, especially preparation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such as measures to prevent floods, fires, theft, insects, mildew, etc.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books properly for a long time, they implemented many methods, such as daily inspection, book binding, filling in the missing parts, collation, repair, and maintenance, as well as tirelessly maintained ventilation, sun exposure, and insect control on a regular basis. They even continued to conduct many useful experiments on book protection methods, which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they attached to book protection.

The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performed long-term observations on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rds of their predecessors and referred to the knowledge of book protection through exchanges with their colleagues.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their own book collection practices, they further developed and summarized many theories, knowledge, or methods of protection of books. In general, the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had a much more diverse and progressive conception and skills in book protection than those in the past. Their book protection spirit and various book protection designs and methods are truly worthy of inheritance and learning by future generations.

Conclusion

Owing to the love for books, the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developed a sense of cultural mission to protect books. In terms of the reflection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signs and layouts of various library buildings for book prot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methods or measures for proper management of book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steps and operations to maintain the appearance and content of books, the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not only successfully developed book protection theori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unique to the times and regions, but also passed down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to the present, thus enabling future generations to personally witness the knowledg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ancients.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 various ingenuity and efforts made by the book collectors in Nanjing and Jiangnan Six Prefec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to protect books can inspire or contribute to the book collection in modern libraries. Under the current world trend of gradual dependence on digital literature, the investigation of book collection not only helps review and reflect upon the maintenance theories of paper literature in the past, but also encourages those who still love paper books today to continue to advocate the traditional and excellent book-loving culture and maintain this culture unremittingly.